

从前有一只

CONGQIAN YOU YIZHI FENDIE

粉蝶

姑娘说下去：『活着多辛苦，
大半生寻找爱情，很多人一辈子也没遇着。』
陈丘正在思念一个人，听到这样的知心话，
泪如泉涌……

陈丘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从前有一只粉蝶

CONG QIAN YOU YI ZHI FEN DIE

东野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3-2113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从前有一只粉蝶 /（加）亦舒著．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3
ISBN 978-7-5060-6587-0

I. ①从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1642号

从前有一只粉蝶

(CONGQIAN YOU YIZHI FENDIE)

亦舒著

责任编辑：辛岐波 庆宇

出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刷：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13年8月第1版

印次：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：6

字数：121千字

书号：ISBN 978-7-5060-6587-0

定价：25.00元

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（010）65210012



因为亦舒，我们在一起 亦舒书友会，期待您的加入……

真诚感谢您购买本书，请您详细填写本卡片背面各栏，寄回我公司地址，即可成为亦舒书友会会员，成为会员后，我们将以电邮方式通知您，并告知后续活动。

成为亦舒书友会会员，您将：

- * 第一时间接收到亦舒新书出版信息，了解亦舒新书动态
- * 我们将定期抽取幸运会员，赠送精美礼品（亦舒精美书签、语录、卡片……）
- * 参与所在城市亦舒品读交流活动，和广大亦舒迷一起座谈，分享……
- * 有机会参与亦舒签名售书活动，与亦舒面对面交流

亦舒·时光 征稿进行时！

即日起举办“亦舒·时光”征文活动，写下您读亦舒的心情与故事，写下您眼里的亦舒，记录您与亦舒相伴的时光，发到我们的投稿邮箱，内容与题材不限。优秀稿件将以多种形式被录用，优秀作者将获赠精美礼品。

只要是您真挚的情感与体会，我们都将珍视，真诚期待您的来稿，和更多亦舒迷们一起分享。

投稿邮箱：hongshufang@vip.sina.com

（来稿请在标题中注明“征文投稿”字样，并在文后写明您的联系方式）

亦舒书友会会员登记卡

请您认真填写以下每一栏

- * 姓名: _____
- * 性别: ☐男 ☐女
- * 出生年月: _____
- * 学历: ☐高中及高中以下 ☐专科或大学 ☐研究生以上
- * 职业: ☐学生 ☐资讯 ☐传播 ☐行销 ☐服务 ☐金融 ☐自由 ☐其他
- * E-mail: _____
- * 联系电话: _____
- * 地址: _____
- * 邮编: _____
- * 您购买的书名: _____
- * 您读亦舒多久: _____
- * 最喜欢的亦舒作品: _____
- * 最爱亦舒的一句话: _____
- * 喜欢亦舒的原因: _____
- *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消息: ☐书店 ☐网络 ☐报纸 ☐杂志 ☐他人推荐 ☐其他
- * 购买方式:
- (1) 书店: _____省_____市_____书店
- (2) 网上购买: _____网
- (3) 其他: _____
- * 您的建议: _____



和元文化
Heyuan Culture Company

北京和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红书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 84064770

传真: 010 84064770

E-mail: hongshufang@vip.sina.com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中路锦绣园A座1205室

邮编: 100027

陈俊人的粉蝶

那可能是世界最动荡的一年。世界大战结束，可是内战继续。陈家住在沪市，一到晚上，警报响起，长而凄厉的呜呜声传出，市民自动拉密窗帘，让孩子们立刻关灯上床睡觉。

俊人那年十三岁，正迷上读武侠小说，一听熄灯，大觉没趣。他并不了解事情严重性，也不是一个出色的少年，疏懒但活泼，功课中下，不过讨人欢喜。

父亲去年初已到雍岛^①去了，与母亲约定，一找到工作以及住所，便接他们母子南下，但是母亲踌躇：外婆、舅舅、阿姨全在沪市，听说雍岛讲一种似鸟叫的方言，十分难学。她一直拖延。

终于不得不收拾行装时，母亲同外婆说：“我去去就回。”

外婆不出声，只是微笑。

俊人的大哥树人在燕京大学读化工系。这个梳飞机头、穿皮夹克的高大年轻人反对父母离开沪市：“国家需要用人，我不会走。”

俊人还有一个七岁小妹，爱哭，脸上老带着大颗眼泪，头发稀疏，

^① 雍岛：指香港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被老佣人扎成细细两条辫子，翘在耳畔，相当丑陋，亲友都深信她不容易出嫁。

俊人对雍岛一无认识，但是父亲曾寄来塑胶卷笔刀及小盒子装模型车，都是新奇玩意。

树人说：“雍岛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。”他向弟弟解释帝国主义，以及印度决意独立的故事：“英帝有系统地剥削印度两百年，把人家的天然资源刮得一干二净，印度连生产一枚针的本事也无，只得向英国高价回购……”

俊人喜欢与大哥谈天，但他对武侠小说更有兴趣，他对大哥说：“立虹约我上山拜师学武。”

树人笑：“沪市没有山。”

“我们上武当山找绿袍老祖。”

“你肯定老祖住武当山？”

“如不，直往昆仑山。”

树人大笑。

这时，母亲自外边回来：“树人，你要的计算尺子从雍岛带到了。”

树人十分高兴，一时忘记可恶的帝国主义，拆开一看，欢呼：“正是我要的大小。”

俊人走近，只见一把尺裹套着另一把尺，可以左右移动，尺上密密麻麻写着数字，他看不懂。

大哥把尺放回剑套般的长条盒内，对俊人说：“将来给你用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爸催我们动身。”

“你带弟妹去吧，我尚未毕业。”

“你爸说你可往美国升学，燕京同哈佛大学有联系。”

“嘿。”大哥不再说话。

那边，王妈正在替小妹梳头，忽然邻家太太探头警告：“快关上门，罗宋^①瘪三来了。”

王妈忙去掩门，可是已经来不及，有一只脚夹住门。王妈一点同情心也无，紧紧推着门。

大学生陈树人看不过眼：“王妈你这是做什么，好不野蛮，快打开门。”

王妈没好气：“那大少爷你来应付。”

门一开，一个穿缎裙的女子靠在门框上雪雪呼痛，陪着笑，伸出手来。

俊人早已看惯，她们是白俄人，国家内战，自极北之地一直流浪到沪市，渐渐财物都用尽，沦为乞丐。

沪市在太平时节讨饭的人都特别多，不用说是此刻。

亲友在傍晚上陈家坐着，不说为什么，也没有要求，一直笑嘻嘻，坐到人家吃晚饭，不好意思不添上筷子，多做一碗菜，招呼他们：“菜不好，请多添饭。”吃完才走。

满街是伸手讨钱的老人与孩子，有些还有残疾，俊人见过一个像小妹般年纪的女孩，脖子上脓疮同头一样大，自此母亲骂他脓包，他有特别反感。

① 罗宋：指俄罗斯，源自早年上海的洋泾滨英语。





东.野

众里寻他系列

母亲给些碎钱与那女子，她还不愿走。“太太，”她会说沪语，“太太，给些吃的。”

王妈于是给她冷饭。

她咕咕地笑：“有米或面包吗？”

俊人进去厨房装了一小罐白米，走到门口，递给她。

她说：“谢谢。”声音稚嫩。

俊人抬头，看着少女，年纪同他差不多，可是比他高一点，身上缎裙破烂污秽，不知多久没有替换，漆皮鞋子已开老虎口。

她像是被一个豪华舞会赶出来，一直由家乡走到沪市，没停止过。

她疲倦饥渴憔悴，仍撑着走，一头金发似稻草般干枯。

王妈在身后说：“还不关门？”

俊人把门关上。

王妈嘀咕：“下次，会要求你给五花肉及蹄膀。”

小妹写了“乞丐”两字，俊人说：“是乞丐。”他写给她看，又问大哥：“为什么叫白俄？”

树人答：“13世纪之际，该地区叫立陶宛。16世纪始，叫白拉鲁斯，俗称白俄罗斯，叫他们白俄，等于叫我们支那人。”

“啊。”俊人明白了。

“叫白俄的原因不详，也许，与沙皇自称“白沙”有关，他穿上白袍以兹识别，因罗马皇朝穿紫袍，拜占廷皇帝穿红袍。”

母亲笑：“树人学了不少常识。”

“俄国内战，罗曼诺夫王朝倒塌，列宁抬头，贵族流放逃难。”

王妈听得入神：“前些日子，有罗宋人自称是大公。”

树人说：“大公，即王子。公主，叫女大公。”

王妈摇摇头：“太太，我去做饭，吃饭最重要。”

小妹忽然问：“之后呢？”

俊人没好气：“还有什么之后？”

“之后，”小妹说，“公主与王子怎样？”

树人拉拉她小辫子：“你们去雍岛，大哥留下为国家做事。”

陈太太生气：“胡说，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。”

俊人说：“立虹讲，峨眉山有剑仙。”

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。

树人趁空闲在皮夹克领子上打小小铜钉，一整排，闪闪亮。后来，他穿上它，在燕京大学门口铜狮子像前拍过一帧黑白照。俊人一直觉得，没有人比那时的大哥更加英伟。

当日有铜钉剩下，树人帮妹妹裙边上钉。日后，这条丝绒裙成为小颖人对大哥唯一的回忆。

陈太太对王妈说：“我带你一齐去。”

“我在浦东有亲眷，怎么舍得。”

“那谁帮我忙，我一个人哪里做得过来。”

“太太你怎么去雍岛？”

“要乘三日三夜火车。”

那天晚上，又拉警报，飞机轰轰声在空中飞过，黑暗中妹妹又再哭泣。俊人想：呵，真讨厌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第二天他去上学，背着书包一转角便看到昨天来讨饭的俄罗斯女孩。

他凝视她，雪白皮肤，不显脏，可是指甲捆黑边。

她向他伸出手。

是，昨日给过，今日肚子又饿，真无奈。

缎裙上还缀着蝴蝶结，舞会似尚未完结，裙裾已经磨烂。

俊人轻轻把便当盒子送给她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，“我叫安娜。”

俊人并没有同她做朋友的意思，他匆匆上路。

那天，俊人挨饿，放学回到家中，打开纱橱找到大饼油条，狼吞虎咽。

母亲与王妈对着剥毛豆，主仆已有十多年感情，无所不谈。

“今朝路过废墟，又看到有人把婴儿丢在垃圾堆上。”“尚有气息否？”“想是没有了，但也不吓人，像睡着一样。”“唉。”

抬头看到俊人：“你肚子饿？”

“我写功课去。”俊人借故躲开。

那边，陈太太轻轻问：“你可觉得异样？”

“……笑嘻嘻，好言好语，说：‘大婶，不要搓麻将了，新社会不许赌博，会罚你们的呢。’”

陈太太静一静：“你们，把牌收起来吧。”

“别家没那么听话，派人守在弄堂口，一有动静，好通风报讯，可是他们不知有什么办法，一下子就站在牌桌前，仍然面带笑容：‘大婶，

不要再打牌了。’ 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同树人差不多岁数。”

这时俊人探头出来：“妈，大哥可回来吃饭？”

“他回学校去了。”

俊人好不失望：“他说教我溜冰。”

陈太太想起：“对，他问要两双溜冰鞋，一男一女，大概是有女朋友了。”

小妹睡醒午觉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，大声哭泣。

邻居张太太自阳台叫过来：“这孩子真爱哭，整个家叫她哭穷。”

陈太太抱起小妹哄着。

王妈不忿：“这张太太神经病，张先生去雍岛一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她给他绣一双拖鞋，鞋面上是‘何日君再来’。那老张回雍岛之后，再也没有音讯。”

陈太太抱着小女不出声。

“太太，我看你还是快些动身吧。”

陈太太换过衣裳：“俊人，我与小妹到外婆家。”

俊人大喜，他正想看绿袍老祖的法宝七叶宝梭如何神妙。母亲一走，他可大模厮样享受神怪情节。

母亲一出门，他找到豆酥糖，一边吃一边看闲书，功课丢在脑后。

陈太太在娘家吃完饭才回，小妹已经睡着，由舅舅的三轮车夫背着上来。





东.野

众里寻他系列

陈太太叹口气：“看样子真得动身了。”

俊人转过头：“妈妈，我到了雍岛一定读好英文，找到优差，赚到薪水完全交给你。”

陈太太忽然展颜：“姑且听着。”

第二天俊人上学，在巷口又看到那白俄少女安娜，她在等他。

她把洗净的便当盒子还他：“很好吃，芹菜肉丝十分美味，谢谢你。”

俊人自书包内取出新便当递给她：“这是洋葱排骨。”

“给我，那你呢？”

俊人不出声，那不是问题，家里总有食物。

安娜问：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陈。”

她轻声说：“是耳东陈吧。”

俊人忍不住问：“你家人呢，你父母在何处，你可有家？”

安娜答：“我叫安娜·艾克玛托娃，我父亲尼克拉在列宁格勒的监狱里，我母亲苏菲亚在新沪舞厅卖香烟。”

她语气平淡，像这些可怕的事实都平凡不过。

但是她的蓝眼睛里却透露着无底无限的悲哀。

那一天有阳光，她脸庞与手臂上金光闪闪，俊人起初不知何故，看仔细了，原来是安娜身上的汗毛。

他低下头向前走，再转身，已经不见了安娜。她像一只鬼魅，不，更似一个影子。

那天傍晚，小妹颖人忽然指着一支信封说：“陈，耳东陈。”她开始认字。

陈太太乐不可支：“是呀，耳东陈，爸爸来信催我们呢。”

俊人心里一愣，安娜也知道耳东陈，看情形她已经流落在本市一段时间。

小妹过来拉他衣袖：“二哥，二哥。”

俊人看着小小丑八怪：“你将来做什么？且爱哭又不漂亮，你会读书，你嫁给谁，你快乐，抑或悲切？”

王妈过来听见，诧异问：“说些什么，别吓着小妹。”

陈太太说：“雍岛入境证已经出来。”

“那么，该订火车票了。”

俊人忽然不舍得。这一区的一草一木，都是他最熟悉，自小看大；沪市在他记忆中一共下过四次薄雪；每周末往外婆即大舅家，与表兄立虹玩耍；邻居中胖子与茜茜与他最投契，他的根在此。

他羡慕小妹，六七岁，又特别笨，必然毫无记忆，随时投入新世界。

俊人丢下武侠小说，头枕双臂上，沉思起来。

王妈问：“太太，搬不动的东西可否送我。”

“那自然，你要什么，尽管取去。”

俊人忽然说：“我出去走走。”

母亲追问：“你到什么地方？”

他已经骑上脚踏车往市区。





众里寻他

众里寻他系列

陈家住邢家宅路，经城隍庙往市中心要二十余分钟。俊人抵达新沪舞厅时，霓虹灯还未亮起。只见门口巨型花牌上写着“红牌柳影红载誉归巢，联同众姐妹与你谈情说爱，计有刘妹妹、张美美、李琪琪（排名不分先后）……城中美女，以情动人”，读来，像一篇白话散文。

俊人关心的不是这些。

门口站着卖花的白俄女，搽着浓厚脂粉，骤眼看着都像安娜，却比她更加憔悴。

俊人耽了一会，讪笑自己：怎么跑到这里来，趁父亲不在家，大哥居京，他愈发放肆得不像样子。

正想骑上车离去，却听见有人叫他：“陈，陈。”

他转身，霓虹光管正好在该刹那亮起，他看到安娜穿着一袭白裙站在大红色“新”字底下。

安娜迎上：“你来看我？”她十分欢喜。

陈俊人点点头。

“我已向母亲屈服，说好明日起在此工作，我不必再讨饭。”

“你也卖香烟？”

“不，我年轻可以伴舞。”

俊人惻然，“逼良为娼”四个字突现眼前。

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安娜已经活泼地坐到脚踏车后座：“我们到外滩去溜达。”

他们把车子停在汇丰银行门口。外资银行已经撤离，办公大楼漆黑一片。

安娜说：“他们说舞厅即将遭到扫荡。”

“你们怎么办？”

“母亲叫我往雍岛发展。”

“你有通行证吗？”

“有一个人，”安娜说，“他愿带我通行，但只是我，他不愿带我母亲。”

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他是中国人，姓李，做纺织生意，很有钱。金条装在木箱里，三两重的叫大黄鱼，一两重的叫小黄鱼，可是这样？”

俊人诧异：“我从未听说过。”

安娜笑了，她鼻梁高耸，双眼深邃，笑起来不如不笑好看，但是俊人还是高兴看到她笑。

安娜说下去：“但是他年纪很大了，肯定有四十岁。”

啊，与俊人父亲同龄。

安娜又问：“陈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”

“请不要轻易信人。”

“陈，你真是好心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俊人鼓起勇气：“我可以请你吃牛肉面。”

安娜坐到他脚踏车后边：“可是今晚我肚子不饿。你不想回家？不如到我处喝杯俄罗斯咖啡。”

俊人没想到她有家，有点意外。

安娜已指着路叫他一直向前走，俊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区，只见





到破旧的大宅园。走过天井，每间房都是一户人家。厨房公用，在走廊搭起炉灶，十分简陋。安娜推开房门，开亮黝暗电灯。

俊人只见屋内堆满衣物，绫罗绸缎，全部已经穿旧，团得稀皱，搭在椅上桌上床上。一地鞋子，又脏又破，好似没有一件完整。

安娜把衣服拨到一旁，说声：“请坐。”

忽然，床上一堆衣物耸动起来，两个年轻人吓一跳。

原来一直有人睡在那里，被他们吵醒后，起来伸个懒腰：“安娜，你回来了。咦，这是谁？”

屋内本来有股骚味，这一刻膻臭更重。俊人只见一个中年黄发女子朝他媚笑，她高举双手，大花丝袍袖子落下，褪到肩膀，她腋下有两窝棕色浓密体毛，骤眼看像两只松鼠。

俊人怔住，他从未受过这样惊吓，连忙退出房间，踉跄间找到脚踏车，拼命踩回邢家宅路。

他出了一头一脑汗，到家一声不响，回到房间坐下。半晌，一颗心还卜卜跳，像是要跃出胸口。

太惊人了，那中年女子年老色衰，皮肤松弛，不顾仪容。是什么人？是安娜的母亲？

安娜说她叫什么名字？仿佛叫苏菲亚。

这时，陈太太推开房门：“俊人，你精神恍惚，有心事？”

俊人不回答。

母亲叹口气：“可是舍不得走？”

俊人点点头，这是真的。